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十三
二
九

遂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
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以平
歸子服惠伯從私於中行穆子穆子告韓宣子宣子歸
之惠伯有辭宣子用叔鮒之計平子懼而先歸焉事在
叔向傳二十一年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
晉使有司以齊鮑國之位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
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
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年初季公鳥娶妻
於齊鮑文子生甲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

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妣與饗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
扶已以示秦遯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
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
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
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
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
雞鬪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
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
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之平子奴 拘臧氏老將禘於

重 而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
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且與之出射
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朱公賁使侍人
僚柎去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
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
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
孫臧孫難之告郈孫郈孫以為可於是衆伐季氏殺公
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
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

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郈孫曰必
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駸戾言於其
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
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駸戾曰然
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
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
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公與臧
孫如葵謀遂行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二
十六年齊侯將納公平子伋申豐賂梁丘據齊師乃止

明年諸侯會于扈且謀納公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于晉范
鞅以貨於季孫以辭却之二十一年晉侯將以師納公
范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
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吾受其無咎故季
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
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
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
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惟君若以先臣
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

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
季孫從知伯如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
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
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
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
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
退而謂季孫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三十有一年公薨
于乾侯明年公之喪歸于魯及葬季孫使役如闕公氏
馬榮駕鶩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

忍之後必或耻之乃止季孫復問駕鶩曰吾欲為君謚使
子孫知之封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
乃止平子葬昭公于墓道南及孔子為司寇然後溝而合
諸墓昭公之出也平子禱于煬宮公薨于外平子以為獲
福故立煬宮焉定公五年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

季桓子斯季平子之子也平子卒桓子代立陽虎欲以
璠璣斂平子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
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
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

通志卷之四十一
四
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曰子行之乎陽虎囚季桓子而逐仲梁懷既而盟桓子於稷門之內而釋之定公六年魯侵鄭晉故也桓子如晉獻鄭俘七年齊伐魯桓子與孟懿子禦之陽虎御桓子欲陷桓子於齊師以及孟孫桓子之臣苦夷曰若季孟及難余必殺虎虎懼以桓子還八年陽虎謀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使其黨林楚御桓子將如蒲圃桓子知不免要林楚使拔已於難林楚因怒馬及衢而騁以桓子入但孟氏孟氏闔門陽虎與戰不勝而奔語具陽虎傳孟氏之臣公斂陽欲回亂害

桓子以彊孟宗孟孫懼而歸之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桓子帥師隨費襄公二年桓子伐邾將伐絞邾人賂以鄆沂之田而受盟焉三年城啓陽是歲司鐸火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曰財可為也令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秋桓子有疾命其臣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

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
復立康子初定公時齊人饋女樂桓子受之孔子去適
衛語具孔子傳中及桓子病謂康子曰昔者孔子幾興
魯矣以吾受羣婢故去我死而相魯必召仲尼云

季康子肥立哀公十年齊國書帥師伐魯及清康子用
冉求之謀敗齊師于艾陵師還康子命修守備曰小勝
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十一年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
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二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告
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

也度於禮施取於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
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民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
足且子季孫若欲用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
又何訪焉弗聽卒用田賦二十三年宋景曹卒

景曹宋元公夫

人桓子外祖母

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

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
之得備彌甥也

彌謂遠也

不腆先人之畜馬使求薦諸夫人

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越既滅吳欲霸中國二十五年
公如越得太子適郢

適郢越太子名得猶親也

將妻公而多與之地

或以告康子康子懼因太宰嚭而納賂焉嚭吳舊臣明年公

至自越康子與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

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惡郭重曰何

肥也康子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

獲從焉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

無肥乎飲酒不樂二十七年康子卒是歲哀公亦奔越

叔孫莊叔名得臣其王父叔牙莊公之弟也莊公無適

嗣愛孟女欲立其子般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

非也病其言以般屬之季友季友以公命鳩叔牙而立

其後為叔孫氏語具季友傳叔牙生公孫茲曰戴伯戴

伯生得臣文公元年王使毛伯衛錫文公命公使莊叔

如周拜三年莊叔會諸侯伐沈以其服於楚也冬公如

平與晉侯盟晉侯饗公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

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六禮何樂如

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

樂十一年鄭瞞侵齊遂伐魯公卜使莊叔追之吉侯叔

夏御繇旁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莊叔遂敗狄于鹹獲

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豹賢能世其家

叔孫穆叔豹叔孫宣伯僑如之弟也初宣伯通於穆姜
成公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成公十六年公會晉侯伐鄭
之母師次督揚使穆叔請逆于晉師宣伯將為亂構公及季
孟於晉晉人執季平子公待命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
孫且言宣伯亂故於是晉許魯平而歸季孫焉國人逐
僑如穆叔聞之奔齊季孫召穆叔于齊而立之襄公二
年穆叔聘于晉三年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四年
夏如晉以報知武子之聘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二不
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

行人子貢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
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
對曰二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
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
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
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
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是歲
冬公如晉請屬鄆晉許之明年穆叔覲鄆太子于晉以
成屬鄆也既而穆叔復以屬鄆為弗利告於晉使仍其

舊馬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後容穆叔曰孫子必云爲臣而君過而不後云之本也詩云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胃從者也衛而委蛇必折其後文子竟不終十一年武子將作三軍告於穆叔曰請爲一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叔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

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令十四年夏穆叔會諸侯大夫伐秦十五年齊師伐魯穆叔與季孫城成郛以備之明年齊師又至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之罪也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勺在此敢

使魯無鳩乎十九年齊及晉平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
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盍敢不承命穆叔
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不以不懼乃城武城二十二年臧
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
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
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二十四年穆叔如晉范
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
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唐虞已上為陶唐氏在夏為
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后杜氏晉主夏盟為范

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
也魯有先大夫曰臧孫辰既沒而言立其是之謂乎豹
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而不
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嗣無
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是歲齊人為王城郊穆
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賜之大路二十七年齊
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穆叔曰慶季之車不亦善乎
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穆叔與慶封
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二十八年冬公如楚拜宋

通志卷之二
盟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公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
有無矣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
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實諸宗
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
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
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
也穆叔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公遂行至
楚楚人使公親禴公患之穆叔曰被擯而禴則布幣也
乃使巫以桃茱先被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三十年楚

使遂罷來聘穆叔問王子圍之為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
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矣焉與知政固問焉不
告穆叔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
冬穆叔會晉趙武及諸侯之大夫于澠謀宋災也明年至
自魯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
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
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
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
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定與也魯其懼哉孝伯

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過焉是歲秋孟孝伯卒後三歲而趙孟亡如其言焉穆叔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滋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公之適楚也歸作楚宮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公薨于楚宮魯人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子野毀而卒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

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小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嫡之子爲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爲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元年春穆叔會諸侯之大夫于虢三月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蹊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穆叔曰諸侯之會衛社稷

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
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
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
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
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
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
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
子之羣吏處不辟行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行
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一者又患焉何不靖

其能其誰從之晉叔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
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加
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
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
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二苗夏有觀扈商有桀邳周有徐
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
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
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鬻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
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

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
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叔孫歸魯天御季
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魯天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
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
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蹶乎阜謂
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
見之三年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
滕二相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
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

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易筮
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
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
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巳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
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日乎
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
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日故曰三
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
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

讒讒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
不廣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及穆子辟
難奔齊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
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
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豸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
亦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
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
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旣立所伯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
其姓對曰余子長大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

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視之使遂使
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
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猶遂遇疾
爲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彊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鍾
曰爾未際期饗大夫以落之旣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
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
往牛上之賓出使拘孟丙而殺諸外又彊與仲盟不可
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
出命佩之牛謂叔孫曰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

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也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于个而退牛弗進而置虛命徹四年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而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

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五年季氏毀中軍以自益焉三軍之始作也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

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闕詛諸五
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
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
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
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
遺曰季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
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夫連之庭司宮射之中
日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

叔孫昭子姑者穆子之庶子也穆子適齊娶於國氏比

孟丙仲壬豎牛之亂殺孟丙而逐仲壬及穆子卒仲至
自齊豎牛又殺之故立昭子而相之昭子即位朝其家
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
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
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孔子曰叔孫昭子之
不勞不可能也昭公築郎囿季平子欲速成之昭子曰
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
猶可無民其可乎十年齊高彊來奔昭子如晉還大夫
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謂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

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致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弟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十二年宋元公立華定來聘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齊侯伐徐師至下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鄉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與師而伐遠方

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十七年小制穆公來朝公與之宴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

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
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
君君矣秋郟子來朝公與之燕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
名官何也郟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氏以雲紀故
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
氏以水絕故為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
而龍名成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鳴適至故紀於鳥為
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者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
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

氏司徒也昨鳩氏司馬也鳴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空
也鷓鴣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
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王扈民無淫者也自
顓頊已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
不能故也孔子聞之見於郟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
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充信十九年楚工尹赤遷陰
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
完也以持其世而已二十一年日有食之叔輒哭昭子
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二十三年邾人城

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蹙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昭子如晉晉人執之使與邾大夫坐昭子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昭子與之昭子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弥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系

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計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孫叔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葛藟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昭子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公獻子求貨於昭子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魯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昭子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明年晉士彌牟逆昭子于箕將歸之昭子使梁其蹕待于門

內曰余左顧而歎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昭子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昭子受禮而歸初吏人之與昭子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昭子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二十五年昭子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是歲昭子如闕乎子出昭公昭

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乎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帷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子不敢立是爲成子成子卒子州仇嗣叔孫武叔州仇以定公五年立初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

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不能其圍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定公十年侯犯以郈叛武叔與孟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再圍之弗克武叔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於郈

中曰侯犯將以郈易於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免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徇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偽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

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
乃致郈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
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
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
事夫不令之人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十二年
仲由謀墮郈城武叔遂墮之哀公二年與孟懿子盟邾子
子句繹三年與季桓子伐啓陽冬及孟懿子帥師圍邾十
一月從季孫敗齊師于艾陵武叔卒子舒立是為文子
孟文伯穀公子慶父之孫也慶父賊殺莊公之子般又弑

閔公遂出奔莒公子季友以賂求于莒而殺之事具魯
世家申慶父既死季友立其後為仲孫氏亦曰孟氏慶
父生公孫敖曰穆伯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姊
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
仲聘焉妻仲穆伯文公七年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
如莒莅盟且為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
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
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
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

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從之八年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於是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二年而盡室復適于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歸及齊而卒告喪請葬弗許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實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葬視共

仲共作慶
不父也

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

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至美教之賢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母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孟獻子為政莒二子來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之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龜一人門于戾丘皆死

二子禦
之皆死

初周内史叔服至魯公孫敖聞其善相人也見其

句龜戾丘二
邑有寇攻門

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

魯國及敖卒文伯已死惠叔葬之文伯之子曰蔑

孟獻子蔑宣公九年王徵聘於魯公使獻子聘如周王
以爲有禮厚賄之十四年楚子圍宋獻子言於公曰臣
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
而獻功於是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
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圍之公說明年使
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是歲獻子會齊高固於無婁成
公六年晉人來命伐宋故獻子及叔孫宣伯侵宋十三
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獻子曰卻氏其亡
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以且先王之嗣卿

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而惰而惰棄君不亡何爲三
月公如周朝王獻子爲介王說獻子賜之加厚遂從公
會晉侯伐秦獻子謂公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及晉
師與晉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十八年秋公薨冬獻子
會晉侯及諸侯盟于虛打謀救宋也於是獻子請于諸
侯而先歸會葬襄公元年春會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
夏復會諸侯之大夫次于郟二年秋會于戚冬復會于
戚遂城虎牢三年公如晉盟於長檮獻子相公稽首知
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獻子曰以敝邑

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四年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郕晉侯不許獻子曰寡君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郕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五年會吳于善道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十年楚子囊薨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年子耳侵宋北鄙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猶周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仕乎是年也盜殺子駟子國子耳十五年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獻子克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聞十九年獻子卒獻子好禮其居喪也既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孔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獻子為卿不驕禮賢不能處己若虛士以是多歸之所友裘牧仲未嘗有獻子之家獻子亦能亡其家而與之齊子速嗣

孟莊子速幼以勇聞於諸侯襄公十六年齊侯圍成子孟

孺子速懲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
陘而還十八年從晉師圍齊范鞅門于雍門孺子斬其
楫以為公琴示無畏也獻子卒莊子代立二十年會莒
人盟于向秋伐邾二十三年卒子羯嗣

孟孝伯羯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也初孟氏之御騶
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

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季武子長子為臧紇所黜故

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
力於臧氏矣弗應已知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

孫至入哭而出口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

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

羯秩奔邾襄公二十四年孝伯帥師侵齊二十八年如

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次年會諸侯之大夫城杞

三十一年卒饒嗣

孟僖子饒昭公之九年僖子以正卿聘于齊十年與季

孫意如叔弓帥師伐莒十一年會邾莊公于祿祥二十

四年卒初昭公如楚僖子從之鄭伯勞于師之梁僖子

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僖子病之反自楚乃

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國讓其弟厲公及其曾孫正考父佐三君位愈高而德愈共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學禮焉以定其為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焉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倣孟僖子可則倣已矣孟懿子何忌始僖子之盟於侵祥也泉丘人有女夢以

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於清丘之

曰有一無相棄也僖子使聘遠氏之造

造初又切

反自侵祥

宿於遠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

字敬叔故懿子得立昭公三十一年懿子會諸侯之大

夫城成周定公三年及邾子盟于拔六年與季桓子圍

鄆八年復與桓子侵衛十年與叔孫武叔圍郕以討侯

犯之叛仲由之謀墮三都也叔孫氏墮郕季氏墮費將

墮成公斂處父謂懿子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

孟氏之保鄆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

故公圍成弗克哀公二年懿子伐邾邾人以漵東并沂
西田爲賂遂與叔孫武叔盟邾子于句繹十四年懿子
卒子洩立是爲孟武伯

子服惠伯椒孟氏之支庶也故亦曰孟椒以王父字爲
氏襄公薨勝成公衆會葬惰而多涕惠伯曰勝君將死
矣急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二年而
滕子卒昭公十二年南蒯以費叛如齊初南蒯之將叛
也枚筮之遇坤之北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小惠伯
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

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
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
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
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二者弗當且夫
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
元下美爲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十三年
諸侯會于平丘邾莒怨魯朔于晉晉人執平子以歸惠
伯從之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
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

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
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
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
孫惠伯有辭宣子患之乃用叔鮒之謀懼平子平子
歸使惠伯待禮語具叔向傳惠伯卒子昭伯回嗣昭
公十五年昭伯從公如晉旣反語季平子曰晉之公
室其將卑矣君幼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貫
多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明年冬平子如
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昭伯卒子何嗣

子服景伯何哀公之二年僖宮災景伯至命宰人出禮
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
備武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茸公室
自太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
赦七年公會于鄆吳徵魯百牢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
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
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
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

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尚物不過
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年亦唯執
事吳人不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
疾於我乃與之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景伯
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
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
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
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惟大不字小
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

可乎不樂而出秋季子遂伐邾以邾子來獻于亳社邾
茅夷鴻請救於吳於明年師伐魯孟懿子謂景伯曰若
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
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八賓
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明日舍于庚
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
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
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吳子聞之一
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

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此盟是棄國也
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
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
之而後止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吳人將以
公見晉侯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
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已下朝聘
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
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
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果則將半

和以屬於吳而如却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
侯終之何利之有為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
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
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
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已來未之改也
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
人何損焉太宰詒見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不如
歸之乃歸景伯

曹劌魯人以勇力聞於諸侯莊公十年齊師伐魯公將

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大小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天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

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用公子偃之謀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西齊以不得志於魯也故欲益兵以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爲之關請比於關內以從齊桓公許之魯人請盟故會于柯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劌執匕首劫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求劌曰齊疆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劌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臣之位顏色不

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背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遂割所侵地以盡復于魯二十三年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魯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德遂如齊

展喜公子展之後仕魯為大夫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魯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禽喜也齊

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人君子則否齊人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監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人乃還

子家懿伯羈莊公之後以王父字爲氏季平子之專國也諸大夫多怨昭公亦宿憾於季氏二十五年公爲公若及邠昭伯之徒勸公討之公以告子家子對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君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及伐季氏殺公之平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欲待於沂上以察罪及請囚於費死以五乘亡皆不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隱作

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司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於是叔孫氏之司馬驪侯請救季氏帥徒以陷公圍孟氏亦執邠昭伯殺之遂攻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攻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孫于齊齊侯唁公于平陰且曰自莒彊以西請致千社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祚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勳力壹

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內外以公命
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與盟羈也不佞不能
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
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
內外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二十六年公至自齊居于鄆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
戰子家子曰天不弔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旣
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呼爲
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往敗于且

知於是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
又何饗焉且飲酒也乃飲酒焉齊侯使宰獻而請安子
家子乃以君出逐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
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
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
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公復
于鄆齊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
祇辱焉故如乾侯衛侯來獻其馬曰啓服斲而死公將
爲之櫛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二

十一年晉侯召季平子使從荀躒如乾侯請公歸國子
家子曰吾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既
而辭於知伯曰請必逐季孫而後歸荀躒掩耳而走使
季孫歸祭語具季平子傳中季孫猶在乾侯子家子曰
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
脅公不得歸三十二年冬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
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頃之
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
反其賜明年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

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
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
家子子家子辭曰吾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
羈下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狩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
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
入者將惟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
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
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
貌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

也羈紉逃也遂云

陽虎季氏之家臣也昭公出季平子攝政陽虎以陪臣執國命國人憚之平子卒桓子立陽虎逐季氏之臣及其子若弟囚桓子與之盟而釋之事具桓子傳中定公六年魯侵鄭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鑿鑑苟可以納擇用一為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

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陽虎彊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宥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彊為之請以取入焉秋陽虎又盟公及二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

于五父之衢明年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
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
曰虎不圍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
余必殺汝虎懼乃還不敗季寤公鉏極公山不扭皆不
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
魯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
已更孟氏故五人因陽虎以作亂八年冬順祀元公而
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反之戒
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

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請先
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
以鉞盾夾之楊越殿將如蒲圃桓子昨謂林楚曰而先
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
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
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
也孟氏選圍人之壯者二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
林楚怒焉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明
問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

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虎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虎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徒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孔子書曰盜竊寶玉大弓故陽虎聞而歸之九年魯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二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

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災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勸齊自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鑿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趙鞅厚遇之仲子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列傳第二

通志八十九

